

166

Homme et blé, o chine en blancs la campagne,  
je prends *Dragon Hymne*.

J'irai pas le faire, je me ferai un voyage.

# 雨果文集

je marche au long des murs,  
sur les bords de l'eau, dans la campagne,  
l'herbe, l'herbe, le soleil court, le moins courtois,  
telle, que j'en suis lassé la nuit.

je ne fais rien au bord de l'eau, je marche,  
dans le bâti de la campagne sous l'herbe,  
et je sens l'air de la nature sur le sombre  
en bruyères. tout est en un dragon en fleur.

Le mois d'août.

人民文学出版社

雨果文集

雨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 雨果文集

(八)

程曾厚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 者 像

07/27/04

## 译 者 前 言

---

从欧洲文学的角度看，体现一个国家文学最高成就的民族作家，往往是诗人。古希腊有盲诗人荷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约成书于公元前八世纪)，意大利是但丁(1265—1321)，葡萄牙有卡蒙斯(1524?—1580)，英国是莎士比亚(1564—1616)，德国有歌德(1749—1832)，俄国是普希金(1799—1837)。

谁是代表法兰西文学的作家呢？是雨果。

一九八二年，法国《读书》(*LIRE*)月刊向读者作了一次调查：“法国历代最伟大的十位作家”。调查结果发表在该刊一九八二年的十月号上：雨果名列第一，得票百分之六十二，莫里哀位居第二，得票百分之五十七。第一和第二之间的悬殊似乎不大。但是，如果问谁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那答案是肯定而明确的，是雨果。而且，非雨果莫属。诗人格雷格(Fernand Gregh)曾在巴黎索邦大学“雨果讲席”的开题讲演中披露了文坛的一件轶事。一九〇五年前后，当时一份新办的刊物《隐居所》(*Ermitage*)向著名作家纪德提出问题：“据您看来，谁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纪德的回答，是一声无可奈何的“唉，是雨果！”<sup>①</sup>

---

① 格雷格：《唉，是雨果！》，《欧罗巴》杂志，1952年2—3月专号，第78—79页。

我们知道，纪德对雨果的诗歌颇有微词，甚至是很不恭敬的。纪德承认雨果是最伟大的法国诗人的这句话，以后经常被人引用，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

## 二

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 1802—1885) 的一生几乎横跨整个十九世纪。他勤奋创作，出版了《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五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创作了《埃尔那尼》和《吕伊·布拉斯》等多部重要剧作，在小说和戏剧两方面，以及其他诸多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

雨果是文学史上多才多艺的作家。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在小说、戏剧和诗歌各方面都取得辉煌的成就。从一切意义上说，伏尔泰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并代表了法国十八世纪的文学成就。但是，又从一切意义上说，伏尔泰是一个并不杰出的诗人。雨果恰恰相反，雨果不仅是体现法国十九世纪文学成就的作家，更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

雨果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首先取决于他诗歌创作的成就。在雨果漫长的生命历程中，经常是小说、戏剧和诗歌三管齐下。例如，一八三〇年二月上演剧本《埃尔那尼》，一八三一年一月完成小说《巴黎圣母院》，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出版诗集《秋叶集》，三者都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但是，雨果有时可以不写小说，有时可以不写剧本，但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写诗。雨果研究家阿尔布依 (Pierre Albouy) 说过：“雨果的全身全心，都是诗人。”<sup>①</sup>

---

<sup>①</sup> 阿尔布依：《诗人的全能和屈辱》，《欧罗巴》杂志，1952 年专号，第 88 页。

雨果是天才的作家，首先是天才的诗人。一八二二年，雨果二十岁，第一次发表诗集：《颂歌及其他》；一八八三年，雨果八十一岁，出版《历代传说集》的最后一集，诗歌创作的时间长达六十余年。一九六七年出版的由马森（Jean Massin）主编的《编年版雨果全集》，第一卷所收的“少作”主要是诗歌，其中第一首题为《致吕科特将军夫人》<sup>①</sup>，共十行，时间是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当时诗人的年纪是十一岁又八个月。一九八五年法国“雨果研究会”主编的《雨果全集》不收少作，仅收《颂歌集》以前正式出版的诗作，绝大部分发表在雨果兄弟三人创办的《文学保守者》上，第一首出版的诗是一首“悲歌”，题作《加拿大女人把自己新生儿的墓悬挂在棕榈树上》，时间是一八一九年九月十八日，雨果十七岁半。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诗人谢世。雨果逝世前四天，五月十八日，诗人病后昏迷，口中又吐出一句好诗：“此地，白天和黑夜在进行一场战斗。”雨果自始至终，前后七十余年，是一个诗人。

法国在雨果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出版的《雨果全集》，由“雨果研究会”集体编辑完成，共十五卷，其中小说三卷（包括《悲惨世界》独立1卷），戏剧一卷，而诗歌是四卷，共五千页。就数量而言，诗歌等于包括《悲惨世界》在内的全部小说和全部戏剧的总和。这四卷诗歌作品中，前三卷是生前发表的诗集，第四卷为遗著。雨果生前发表的十九部诗集中，我们选译了其中的十三种，遗著选译了《全琴集》。

我们至今没有见到关于诗人雨果一生写下的诗句总数的确切统计数字。但是，我们知道，雨果除四厚册“诗歌”作品外，还

---

<sup>①</sup> 马森主编：《编年版雨果全集》，“法国读书俱乐部”出版社，1967—1969年，第1卷，第25页。

有八部诗剧，一部歌剧《巴黎圣母院》的诗体剧本，和数量相当庞大的散篇和断片。我们曾约略计算过，总数在二十万行左右。

雨果在诗的语言和诗的形式上，继承并发展了法国历史上优秀的民族传统；在诗的灵感上，推陈出新，为法国诗歌增光添彩，使法国诗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九八五年，国际笔会副会长，法国诗人克朗西埃(Georges - Emmanuel Clancier)来我国讲学时，称雨果是法国诗歌的“喜马拉雅山”。后来我们得知，最早是十九世纪诗人勒贡特·德·利尔提出这样的比喻。<sup>①</sup>

### 三

少年雨果以十分顽强的精神，很早让社会和文坛承认自己的天才。十五岁时创作七百三十四行的长诗《读书乐》，受到法兰西学士院的表扬；十七岁时参加“图卢兹百花诗社”的比赛，勇夺头奖金百合奖，成绩超过翌年即将发表《沉思集》的拉马丁。少年诗人一鸣惊人，令文坛前辈折服。雨果父亲不得不收回要儿子读自然科学的成命，同意儿子做一个诗人，并给雨果泄露“天机”。原来，雨果“是在从吕内维尔到贝桑松的一次旅行中，在孚日山脉的一座峰顶上受胎的”<sup>②</sup>，以此证明儿子生来就是凌空翱翔的诗才。但是，雨果的“天才”，可以说得轻松。雨果自己心里明白：他的天才完全是在坎坷不幸的童年时代，刻苦磨练出来的。

---

① 巴雷尔：《雨果的一生和创作》，高等教育出版公司，1984年，第166页。

② 埃斯科利耶编：《雨果亲友见证录》，斯托克出版社，1932年，第25页。

我们现在知道，雨果在诗坛崭露头角之前，已有多年磨练、耕耘的历史了。《雨果夫人见证录》（新的中译本作《雨果夫人回忆录》）于一八六三年出版，书中的第二十八章“雨果先生出世前干下的蠢事”，详细介绍了少年雨果勤奋写诗的动人内容，原书并附有多首“少作”。雨果夫人写道：“我手头有十来册雨果在寄宿学校写的诗稿……这在一八一五年；作者十三岁。”<sup>①</sup>

今天，雨果研究家在诗人手稿中发现并整理出《法语诗稿三册》。雨果在妻子出版《见证录》之前，在三册“少作”的旧稿本上，附上一句话：“我在出世前干下的蠢事。”并在题词的右下方，画了一个“鸟蛋”。<sup>②</sup>现在，我们读者似乎从这颗“蛋”里看见有尚未成为形的模糊东西。雨果虽以“蠢事”为谦辞，形容自己的少作，但这一颗鸟蛋又明白宣告：这是自己未来展翅高飞的起点，是雨果之成为雨果的第一步。二十岁刚出头，能出版诗集，这对任何一个诗人来说，都是骄人的成绩，是聪慧早熟的标志。可是，雨果此时已经写了将近十年诗了，已经在身后留下数千行的“习作”了。这才是天才的真正秘密。

我选译的“雨果少作”，主要依据阿尔布依教授编定和注释的《雨果诗歌作品》（三卷，1964, 1967, 1974），收入伽里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雨果少作”原书共二百六十一页，篇幅和第一部诗集《颂歌集》相等，比第二部《东方集》和第三部《秋叶集》加起来还多。

雨果的童年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孩子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雨果母亲是保王党立场坚定的伏尔泰主义者，从小给雨

---

① 《雨果夫人见证录》，纳尔逊出版社，1936年，第1册，第220页。

② 马森主编：《编年版雨果全集》，第17卷，第255页。

果忠君爱国的思想。但她对儿子的教育方法持开明的态度，尊重孩子的天性。雨果从小跟神甫熟读维吉尔等古罗马诗人的拉丁文原诗。少年雨果在寄宿学校里的生活是沉闷单调的。孩子把自己的苦闷和寂寞，希望和幻想，都发泄在译诗和写诗的乐趣中。学诗写诗，再也没有比维吉尔更好的老师了。雨果从小“师从”维吉尔这样纯正的田园牧歌诗人，是雨果的大幸。

综观雨果的少年习作，我们发现有几个特点：一是数量巨大，洋洋数千行；二是体裁多样，颂诗，悲歌，牧歌，寓言诗，讽刺诗，爱情诗，应酬诗，说理诗，无所不写，甚至还有孩子气十足的谜语诗，甚至还有一部长一千五百零八行的诗剧《伊塔梅恩》；三是笔健手快，日后收入《颂歌集》的《重建亨利四世铜像》，是长一百二十行的长诗，它是十七岁的雨果在母亲病中督促下，于一夜之间一气呵成的。

雨果从小熟悉传统的诗歌语言，熟悉传统的诗歌格律，熟悉传统的诗歌形式。这些少作谈不上是什么杰作。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如此认真，如此刻苦的小诗人，日后一旦找到属于自己的高贵的灵感，命运会寄予厚望，会让他叱咤诗坛风云，翱翔诗的太空。至于雨果少作的内容，多是保王派的思想和感情，但他十分强调诗歌的道德职能。歌功颂德的诗句无不写得文辞华丽典雅，格律有板有眼。

小诗人的一个突出形象，是与他年龄很不相称的少年老成。诗艺十分老到，头脑十分保守。图卢兹诗社的老诗人苏梅称赞得奖的少年诗人是“天才”，“您十七岁这个年龄使这里的崇拜者几乎成了怀疑派。对我们来说，您是一个谜，是只有缪斯才能解开的谜。”<sup>①</sup> 少年诗人的另一个突出形象，是雨果从小立下大

---

① 莫洛亚：《雨果传》，第84—85页。

志,对自己的诗人生涯怀有强烈的使命感。两首长诗:《告别童年》和《渴望光荣》,甚至连游戏之作《我在荒岛上有何作为》,都能证实这一点。

同时,少年雨果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文学才华奉献给日薄西山的封建王朝。王室凡有婚丧喜庆,少年诗人都要赋诗记盛。路易十八看到雨果十八岁时为继位王子贝里公爵被刺身死写的颂歌:《贝里公爵之死》,大为感动,甚至老泪纵横。结果是赐下一笔两千法郎的年金。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宫廷诗人,竟是雨果这个未及弱冠的少年后生。一八二四年雨果二十二岁,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邀请参加新王查理十世即位的加冕盛典。这些又都是雨果诗人生涯的政治起点。

从一八二二年到一八二八年,从第一版的《颂诗及其他》,到定版的《颂歌集》,先后五版,每次增补,雨果都认真撰写新序。可见,雄心勃勃的青年诗人,渴望成功,急于得到社会的承认。他终于夹着才气横溢的《颂歌集》,引人注目地跃上诗坛。从写诗的技巧上说,雨果的起点很高,高得异乎寻常,高得不可思议。而他政治信仰的起点很低,只是保王派,而且是正统的极端保王派。

## 四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法国文学正酝酿着一场浪漫主义革命。雨果有才,有志,也有跻身这场新旧文学大争论的愿望。诗人经过初期的观望和犹豫,终于确定了争自由、求革新的决心。一八二七年,雨果集各种新观点之大成,发表了震惊文坛的《〈克伦威尔〉序言》,文辞优美,立论高远,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宣言书。诗人戈蒂耶把《〈克伦威尔〉序言》看成是继法国大革命的《人权

宣言》之后的《文权宣言》。<sup>①</sup> 雨果在《宣言》中,对把古典主义奉为圭臬的原则痛加批驳,反对因袭,反对摹仿,大声疾呼要为艺术创作争取自由的权利。但是,在理论上战胜敌人是不够的。一八三〇年,雨果的五幕诗体剧《埃尔那尼》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在欧洲的最后胜利。

一八二七年后,文学的自由主义把雨果引向了政治的自由主义。一八二九年,雨果发表《东方集》。《东方集》从内容到形式,使诗人雨果的面目为之一新。雨果告别保王党立场,从争取艺术自由的斗争中,意识到争取政治自由的必要。雨果始终是一个关注社会问题、倾听历史声音的诗人。诗人和欧洲各国进步人民一起,投身一场全欧洲规模的声援希腊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此外,《东方集》在诗歌艺术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雨果想象力的惊人天赋,开始显露出来。雨果不仅写出“东方”的苦难和不幸,更描绘出自己并未去过的“东方”的奇姿和异彩,创造出一个令人神往的东方世界。法国作家克洛德·鲁瓦认为:《东方集》是“我国作品中最美的彩色电影”<sup>②</sup>。《东方集》的诗绚丽如绘画,如《马泽帕》,优美如音乐,如《奇英》。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雨果从一八三一年至一八四〇年,十年间先后出版四部抒情诗:《秋叶集》,《暮歌集》,《心声集》和《光影集》。这四部诗集各有特色,思想内容上彼此有衔接,前后又有发展,但都是抒情诗,是雨果成熟时期的抒情诗。和三十年代的诗歌成就相比,《颂歌集》和《东方集》只是一幕序曲。诗人只是

---

<sup>①</sup> 参阅冈比安编:《〈克伦威尔〉序言》注释版,拉鲁斯出版社,1972年,第25页。

<sup>②</sup> 克洛德·鲁瓦编:《雨果自述》,朱利亚出版社,1952年,第19页。

调好琴弦，还未放声歌唱。二十年代的雨果，主要是诗歌技巧的能工巧匠。评论家圣伯夫就认为：“不错，他写一首颂诗，就如有人造一具锁！是一具精巧的锁，但毕竟是机械的东西。”<sup>①</sup>技巧对诗歌是必不可少的，但技巧本身不是诗歌。

三十年代的四部诗集中，诗人开始不再把追求技巧的完美放在首要地位了。诗人开始深沉，诗句有了深度。雨果成为一个胸襟逐渐开阔，视野逐渐宽广的抒情诗人。诗人不仅歌唱爱情，咏叹自然，更关心社会，同情人民。家庭生活，天伦之乐，以及对情人朱丽叶的爱情，也是基本的主题。至于四部诗集的各自特色，研究家巴雷尔（Jean-Bertrand Barrère）认为：“《秋叶集》更多内心抒情，《暮歌集》更具政治色彩，《心声集》更有哲理意味，《光影集》更加多姿多彩。”<sup>②</sup>“奥林匹欧”这个文学史上雨果作为抒情诗人的典型形象，也是在这个时期创造出来的。

我们同时看到，从《颂歌集》的第一首诗《诗人在革命之中》，到《光影集》的第一首诗《诗人的职责》，虽然诗人的政治立场已有很大转变，但是诗人必须投身社会、诗歌必须教育人民的信念，始终坚持不变，而且更加自觉，更加执着。雨果三十年代的诗歌代表了浪漫主义诗歌阵营中随时代前进的主流。雨果三十年代的成就，超越了拉马丁，维尼和缪塞。雨果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历史地位已经稳固了。不过，雨果是不知满足的诗人。他的思想追随时代的步伐，他的艺术不断超越自己。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拉马丁投笔从政，维尼在“象牙之塔”里孤芳自赏，缪塞未老先衰。雨果似乎也不再写诗。这是浪漫主

---

① 翟博代：《1789年至今的法国文学史》，斯托克出版社，1936年，第161页。

② 巴雷尔：《雨果的一生和创作》，第59页。

义诗歌式微的年代。的确，将近十年期间，诗人雨果没有发表新作。这对雨果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一八四三年，雨果遭受两大打击，先是诗剧《城堡卫戍官》上演失败，继而爱女莱奥波特蒂娜和新婚丈夫意外溺毙，使他情绪低落。诗人入选法兰西学士院后，也对政治发生了兴趣。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那巴亲王当选总统后，发动政变，废除共和，改立帝制。已经成为共和派的雨果和人民一起，坚决抵抗，终归失败，匆匆出逃，开始十九年漫长而孤独的流亡生涯。

一八五二年八月，雨果来到英属英吉利海峡群岛，海上孤岛成了他新的安身立命之地。诗人面对苍天，面对大海，独自痛定思痛时，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此时，雨果身后的文学成就已经十分可观，他作为浪漫主义盟主的历史地位也是肯定的。海岛的流亡生活是彻底和绝对的单调，是有始无终的孤独。成功能使人失败，失败也能使人成功。是雨果的意志，是雨果的抱负，是雨果的信念，是雨果的勤奋，创造了奇迹。一度犹豫不决的诗人挺直身子，高高地站立起来。诗人雨果在成长，在迅速成长，在超越自己，在迅速超越自己，迅速成为今天法国文学史上的民族诗人。

雨果超越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是《惩罚集》。政变后，雨果共和主义的政治理想破灭，面对无情的现实，他一鼓作气先写出两部抨击政变的散文作品：《拿破仑小丑》和《一件罪行的始末》。接着是名字“简单而又咄咄逼人”的《惩罚集》。六千行讽刺诗，是六千发愤怒的炮弹，声讨政变的罪魁祸首。

雨果继承欧洲讽刺诗的传统，把历史的罪人钉死在刑柱上，使之遗臭万年。动员六千行诗“惩罚”一个暴君，在艺术上是要冒风险的。雨果在《惩罚集》中，运用一切能够运用的诗歌形式，或揭露，或痛斥，或嬉笑，或怒骂，或冷嘲，或热讽；语言之刻薄，

针砭之无情，在诗歌史上是空前的。《报应》和《致盲从的军队》却洋洋洒洒，展示了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尤其是《报应》一诗，客观上印证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的一段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同样的漫画！”<sup>①</sup>

《惩罚集》是在大海上写成的。海上呼啸的狂风，海中咆哮的怒涛，一一涌人诗人的笔端，化成滔滔不绝的愤怒诗行，使《惩罚集》成为一部浩气凛然，气壮山河的讽刺诗杰作。罗曼·罗兰对《惩罚集》有一段回忆：“而我，我当时还没有读过这本书，可我经常听到这本书名，如同一本战斗的《圣经》……”<sup>②</sup>

雨果超越自己的第二部诗集是《静观集》。诗人在“序言”中说，这是一部“灵魂的回忆录”。孤岛上的流亡生活是看不到尽头的。所以诗人做好在远离尘嚣的海岛上终老一生的思想准备。《静观集》的篇幅抵得上三十年代的四部抒情诗集。一般认为，《静观集》的艺术成就，比这四部诗集更上一层楼。经过人生的磨练，经过战斗的洗礼，雨果既保持热情洋溢的一面，现在又有深沉凝郁的一面。这部“灵魂的回忆录”中，青年的热情，中年的爱情，三十年代的文学生涯，四十年代的政治斗争，直到现在五十年代的严峻考验，依次展开，各有自己的位置和序列。

和三十年代的抒情诗集相比，现在多了一些主题。先是对

---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8卷，1961年，第16页。

② 罗曼·罗兰：《老奥尔甫斯》，《欧罗巴》杂志，1952年专号，第19页。

亡女莱奥波特蒂娜的悼念。雨果的抒情诗中，写得最真挚、最动人的诗，是献给女儿的诗。对抒情诗人而言，童年的母亲，青年的妻子，中年的情人，都没有像女儿一样对诗人产生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响。雨果认为，诗人一生的过程可以是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有欢乐，有悲伤，有梦想，有斗争，不断前进，经过沉思，达到大彻大悟的精神境界。第六卷的“在无穷的边缘”，显示了诗人雨果深沉思考和从容凝思的一面。《我要去》、《麻葛》和《黑暗的大口在说话》等便是这部分哲理诗的代表作品。《静观集》是法国文学史上的抒情诗杰作。

雨果超越自己的第三部诗集是《历代传说集》。《静观集》获得空前的成功。诗人的政敌、天主教作家巴尔贝·多尔维利别有用心地预言：“《静观集》以后，雨果先生就不存在了。谈起雨果，就会像谈起一个死人一样。”<sup>①</sup> 他错了。政治家的雨果没有死，而文学家雨果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

法国文学史上有民族史诗《罗兰之歌》，但文人史诗发育不良，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龙沙的《法兰西亚特》，伏尔泰的《亨利亚特》，都是失败的尝试。史诗是法国诗歌园地里很少有人耕耘，从来不见丰收的领域。其实，《惩罚集》的跋诗《光明》，尤其是《静观集》的第六部“在无穷的边缘”，表明诗人已经超脱眼前的现实环境，站在历史的高度，高举理想，瞻望未来，成为一个向人民指示前程的哲人。诗人的思想变得海阔天空，可以穿透过去和将来。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雨果着手创作他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人类史诗。最初题名《人类传说集》，后改今名《历代传说集》。《历代传说集》由长短不一的大量“小史诗”组成。从时间上说，从开天辟地写到“二十世纪”，从亚当、夏娃写

---

<sup>①</sup> 参阅德比杜尔选注《静观集》，拉鲁斯出版社，1949年，第104页。

到宇宙飞船遨游太空；从空间上说，从欧洲写到亚洲，南起希腊，北至瑞典，共一百五十多首，洋洋二万余行。

诗人通过写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的传说，揭示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精神成长的过程。文学史家朗松（Gustave Lanson）认为，这是“史诗传统的形式包含了一个抒情的灵魂”<sup>①</sup>。《历代传说集》的灵魂是什么？是雨果一生关于人类不断“进步”的哲理思考。雨果认为，人类历史是一部“善”和“恶”不断斗争，“善”战胜“恶”的历史。人类历经考验和挫折，最后达到理想的幸福境界。贯穿人类历史的红线，是“进步”。而通往理想世界的途径，一是“正义”，二是“科学”。这是构筑这部人类史诗的思想骨架。

“小史诗”以叙事作品为多，取材远自《圣经》，近至新闻报刊。诗人以其多姿多彩的画笔，绘制出一幅幅激动人心的历史画卷，筑成这座巨型的历史画廊。雨果惊人的想象力在《历代传说集》中有充分的展现。历史的传说，都被赋予鲜活的生命。凡人无法见到的事物，诗人在想象里看得一清二楚；常人无法表达的内容，诗人无不写得有声有色。从史诗创作的角度看，波特莱尔在其《浪漫主义艺术》中认为：“维克多·雨果写出了他这个时代由一个人为他同时代的读者所能写出的惟一一篇史诗。”<sup>②</sup> 从纵向说，《历代传说集》在法国文学史上代表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从横向看，十九世纪的西方诗坛也没有产生过超出《历代传说集》的史诗作品。

法国十九世纪在浪漫主义诗歌已经沉寂的五十年代，是雨

---

① 朗松：《法国文学史》，阿谢特出版社，1922年，第1056页。

② 波特莱尔：《浪漫主义艺术》，《波特莱尔全集》，伽里玛出版社，“七星丛书”，1932年，第528页。

果从大西洋的波涛中，托出《惩罚集》、《静观集》和《历代传说集》这三座诗碑。雨果超越自己的同时，更超越前人，最终成为法国诗歌创作的顶峰。

我们知道，三大诗集之后，雨果紧接着出版了宏篇巨构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巨人似乎累了，需要休息一下。对，需要休息。于是，便有一八六五年《林园集》的问世，内容轻松，形式活泼，节奏富于变化，使用小巧精致的八音节诗句，内容多闲适的田园诗，可以和唯美主义诗人戈蒂耶的杰作《珐琅与雕玉》相媲美。《林园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有新意的作品。雨果是不喜欢重复自己的诗人。

普法战争爆发。第三帝国覆灭。雨果结束流亡生活，返回阔别十九年的祖国。巴黎迎接老诗人的不仅有热情的欢呼，还有普鲁士军队的围城，有巴黎公社的武装起义。一八七一年是多事之秋，巴黎被围，雨果身在城中；内战爆发，雨果虽然有事在布鲁塞尔，但并未置身度外。公社的事业失败，巴黎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历史的这一章墨迹未干，雨果写“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凶年集》付梓出版。火的实录，血的见证。

雨果的《历代传说集》写已成往事的历史，现在握笔写时时刻刻正在身边发生的历史。写古今神奇的历史传说，是一种心情，写眼前血淋淋的辛酸历史，别是一番滋味。以雨果的声望，以雨果的高龄，我们见到老诗人在诗集中捧出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是很受感动的。“巴黎公社”七十二天惊天动地的历史，在法国诗歌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雨果是惟一在历史的旋涡中握笔的诗人。诗人没有时间间隔地挥写历史，敢于对历史学家尚未作出结论的历史直抒胸臆，表明毫不含糊的心迹，需要有勇气，需要有信仰。《凶年集》在右派作家中间引起恐慌和愤怒，是毫不奇怪的。有人惊呼：“关于巴黎公社的罪行，只字没